

让舞韵在血液里流淌

——记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冠军、评委景兰



□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庞静 文/图

景兰，从小热爱舞蹈，长大后迷恋上东方舞。一路“舞”来，她用舞韵叩开五彩缤纷的舞蹈世界。

为实现舞蹈梦想，毅然辞职

景兰小时候因为诸多原因，没有机会学习舞蹈。大学毕业后，她进入金融业，成为一名“白领”。舒适的工作环境、优渥的待遇，让每一位同龄女孩羡慕，但景兰对“白领”生活并不满足。

“那个时候，每天我都会莫名焦躁，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缺了点儿什么。”景

兰说，也许从那时起，成为一名舞者的梦想已在心中发芽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景兰接触到东方舞。东方舞是源于中东地区的民族舞蹈，异域风情的旋律、优美诱人的舞姿，深深地吸引住了景兰。

“从看到第一支东方舞表演，我就确定，这就是我心中的渴求和梦想，我焦躁的心有了着落。”想起当时的情境，景兰依然难抑激动。

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人来说，自学舞蹈，相当艰难。那时候，每天晚上下班回家，景兰总是迫不及待

换上舞蹈鞋，跟着视频一遍遍地练习。有时趾尖磨破出血，她用纱布包裹一下，忍住疼痛继续练习。冬天天气寒冷，但练舞又不能穿过厚的衣服，她总是瑟瑟起舞，在舞蹈的世界里悉心追梦。

后来，景兰学习舞蹈遇到瓶颈——天天靠自己“闭门”摸索，耗时耗力，进步很慢。她感觉到，要拜师学习。

当时，东方舞刚引入国内，在周口更是闻所未闻，要学到正宗的东方舞只能到外地甚至国外。为此，景兰毅然辞掉工作，踏上了求学路。

刻苦求学，让自己成为最好舞者

“我对舞蹈很狂热，喜欢就会不分昼夜地练习，有时一个动作就练200多遍。”陷入对东方舞的痴迷后，景兰就遍访名师。从2014年开始，她先后跟随国内名师李晶晶和国际东方舞巨星DARIYA、ELANA、ALIXCE学习，并跟随国际巨星AIDA学习。她先后两次进入东方舞界顶级明星导师训练营“重生班”深造，并受邀参加“重生班”明星导师全国巡回授课。

“我对自己要求几近苛刻，在舞蹈上我永不知足、永不服输！记得在‘重

生班’学习第一天，测试时我是班里最后一名；毕业时，我成为了全班第一。”景兰感慨地说，“我时时感觉到舞蹈的韵律就像血液，在我全身流淌，激荡我不断追求卓越。”

奖项等身，做一名舞蹈传播者

当心中有梦、身心相融，不图结果、全力以赴时，生活也往往对你特别眷顾，给予回报。景兰用生命与舞为伴、与舞对话，让自己独具的激情和灵气融入舞蹈，在舞蹈世界里“舞”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她于2014年获得国际东方舞组委会高级导师认证，2015年获得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冠军，2016年受邀担任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评委和表演嘉宾，2017年以来每年都是东方舞赛事评委。

景兰从2013年开始从事东方舞教学以来，培养出3000多名优秀学员，仅周口就达200人以上。“东方舞博大精深，优雅、迷人，愉悦身心、塑体健身，有利于女性身心健康，更能凸显女性之美。”景兰说，她要让越来越多的舞蹈爱好者领略东方舞的魅力，让东方舞绽放异彩。②7

(接上期)

一车人回到住处，老板娘和一个当地妇女，已经做好了晚饭。简易棚里两口冒烟的大铁锅，一锅面条，一锅开水。拾花工们端来盆子，舀热水泡手、洗脸、烫脚，没有多余的水洗澡，手和脚必须得泡一泡。“酒窝姐”说，一天下来手指头都是硬硬的，摁到热水盆里泡软乎了，才能拿筷子吃饭。

大家伙儿端着饭碗盛面条，我伸头朝锅里看，面条已熬得只成面，不成条，一锅粥似的。大家端着碗蹲在墙根喝面条，呼噜噜一碗，呼噜噜又一碗，喝得脸上汗津津的。我仍就啃馍馍，这次脸皮厚了些，吃一个拿一个。老板娘给我冲了一茶缸鸡蛋水，我感激地接过来，一口气喝下去，肠胃一路快乐地叫。这鸡蛋水，怎么品都比在家时好喝，这还是鸡蛋吗？天鹅蛋才是这个味道。

“酒窝姐”手拿一个紫红的洋葱，一层层啃着吃，嚼得喀嚓喀嚓响。

她说：“这皮芽子就馍很好吃，你试试。”

我纠正说：“这是洋葱。”

她笑，指指那个新疆女人说：“跟她学的，新疆人都这么说。”

我说：“咦！才来了几天连文化都融合了。”

“酒窝姐”没接话，新疆女人走过来，扇动着长睫毛问：“你俩说我撒呢么？”

我忙站起来对她说：“俺俩撒呢也没说么。”

老板娘给我收拾好了一个单间，我说要和姐妹们一

起住，老板娘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那可住不得，没有下脚的地方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吧，我试试。”

一迈进门坎，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扑来。我止住脚，抬眼看，一个五六间屋子长的筒子房，没有一扇窗户，紧靠两边墙，一拉溜摆放三十多张高低床。中间的过道，满地都是盆盆罐罐，还有纸箱和鞋子。还有人，双脚泡在盆子里，湿了一片地皮。

见我进来，有人招呼说：“来来来，坐坐坐。”连连拍打着身边的床铺。床铺花花绿绿，堆着各色衣裤。“酒窝姐”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坐我这。”

我在“酒窝姐”床边坐下，气味有些浓度，有些复杂，我在田间采访时就闻到了。记得当时我问：“那你们怎么洗澡啊？”

大妹子说：“洗啥澡？在哪儿洗？没洗过，用毛巾抹抹就妥了。”我问：“你们来这多久了？”

她翻着眼皮一算，说：“明天整四十天。”

听到这，我又立刻站起，来回走两步，拿定主意坐下，掀开大姐的被子，狠狠地说：“我今晚就跟你们睡了。”

姐妹们一个不小的意外，我也意外地得到两个酥梨、三个苹果、一把葡萄干。

我边吃边酸酸甜甜地说：“你们比俺老公还疼我。”

送葡萄干的女子说：“那俺比不上你老公，他给的东西俺可给不了。”

大妹子骂她说：“你个没

出息的货，又想老公了吧。”

葡萄干女一撇嘴说：“你不想？”

大妹子魏桂花扭头看门口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她一说不知道，大家都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我还没有悟过来，问：“知道啥了？”

大家一起笑起来，“酒窝姐”点着我说：“妹子你白喝了一肚子墨水子。”这下我也知道了，伸手点了一下她脑壳，她也点了我一下，一屋子女人笑得东倒西歪。一时间，我感觉就像坐在河南老家那光溜溜的打麦场。

姐妹们渐渐沉入梦境，我无法入睡，身子酸痛得难受。听见小老鼠在地上窸窸窣窣；听见屋外的风呼呼呜呜。

对面下铺的姐妹，突然翻一个身，伸手朝旁边抓，嘴里说：“抓呀、抓呀、抓不动，哼哼……”

把邻居抓醒了，“啪”地打了她一巴掌。

“酒窝姐”在被窝有响动，一声又一声，我捂紧被头，憋住，不呼吸。终于憋不住了，深吸一口气，是不太新鲜的皮牙子味儿。

李大义老板在外边喊时，我才找着睡觉的感觉，只听他突然一嗓子：“起来吃饭啦！快起来！”

有人气得直哼哼，说：“周扒皮。”意思是说，李大义就像《半夜鸡叫》里那个坏心眼的老地主。

“酒窝姐”起身穿衣服，

朝她“嘘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别让他听见。”

大家闷闷地起床，走路还在睡梦中，我也跟在后面摇摇晃晃，像踩在棉花包上。

摇晃到屋外，更像是梦境了，天黑洞洞的，土坑里的芦苇影影绰绰。

我一夜没暖和，出门打哆嗦，寒气上来抱住腿，顺腿向身上走，浑身立马凉个透。

老板李大义威严的身影清晰可见，他站在厨房棚子的灯光下，一手夹烟，一手掐腰。那烟头一红一灭，一股烟儿刚吐出，就被冷风扯走了。

从北边一排土坯房，陆续走出一群姐妹，我都不认识。李大义说：“这是二队的，昨天你采访的是一队，每个队也有六十多号人。”

这时，十几个男同胞也从东南角宿舍里出来了。他们在老板的注视下，洗脸，吃饭。半锅炒白菜，一笼大馍馍，一锅热面汤。

没有见到老板娘和帮厨的新疆女人，李大义吐出一口烟儿说：“她们忙午饭和晚饭，早饭我来做，让她们休息会儿，一百三十口子的吃喝，也够她们累的。”

李大义对我说：“无论饭菜好坏，我都让大家吃热的，凉菜不敢做，馍、菜、汤都放在煤火边。他们出去得早，回来得晚，这天那么冷，人都冻透了。”

果然，热饭吃到肚子里，寒气就不敢近身了，人开始有力气说话了，白烟从嘴里一股股冒出来。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大地的云朵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□阿慧

